

医艺相通:忆外祖父诸乐三

於峻

我的外祖父诸乐三,自幼好习书画,年轻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可谓科班出身。随后曾在上海行医,因酷爱艺术,拜清末民初一代艺术巨星吴昌硕先生为师,研习金石书画。

他常说医艺相通,把医生比作画家,把病人比作画。医生在诊断与治疗时,需要对病人情况进行通盘考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画家也一样,画画时对图中各种物体的安排也需要综合考虑,不能让物体之间完全分割,否则会貌合神离。

孩提时我曾随外祖母住杭州昭庆寺。外祖父经常在桌上或地下画画,并让我把纸扯平,他全神贯注,时而进一步,时而退一步,并手执毛笔在纸上方不停地比画,然后突然落笔迅速作画。我感到无比好奇,不得其解。

弱冠前往景云村时,外祖父让我们学习书法与篆刻。他说,想要写好字首先要懂得字理,字如人,要端正方能稳重,不能头重脚轻,这样才不会倒。书写不但要考虑单个字体形态,还要考虑整个字面,字与字之间要有呼应。

关于篆刻,他让我先专刻自己的名字,拿出吴昌硕先生的印谱,嘱看各章中俊字的变化(昌硕先生的初名为俊,我名中亦有俊字,现用峻字),悟出其中的规律,并说学会后可以用于其他的字体。

一天,外祖父拿出两方图章,写上我兄弟俩各自名字,并且画上边栏,让我们篆刻。刻好后,他仔细查看,轻轻磨掉一层,补上几刀然后打印,再磨再刻,如此反反复复,使印章中朱白两色的分量得到均衡。最后在此处敲掉一些边栏,不但减少了多余的朱色,而且通气了,成为了一个艺术品了。刻上名字表示对此章的认可。”听了解说,我们的兴趣提高了,大家都很高兴。

因好奇已久便问及为何作画前要比画,他是在布局,考虑整个画面该如何安排及下笔后的走势,画画要一气呵成。“一气呵成”四字对我如雷贯耳,我深知其重要性,画画、写字都需一气呵成,但并不知其所以然。朦胧中体会到无规矩不成方圆,做事要精益求精,不能不拘小节。以上算是外祖父对我的一种启蒙吧。

当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再次探访外祖父时,出于好奇又问及为何要“一气呵成”,画中的气究竟为何物?他说,中医学里气不畅则瘀,瘀则痛,即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在人体中气不



篆刻《攻关》 诸乐三 1978年作

通畅会引起肌能障碍或病变,会引起疼痛。同理,在画中气不通则画面受阻,使观赏者感觉不畅,可见气畅之重要,一气呵成可以保证气畅。

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这是我首次体会到医艺相通的意涵。外祖父见我彻底领悟他的思想非常高兴,深入浅出地谈了很多医艺相通的哲理,我受益匪浅。

阴阳学说是中华哲理之精髓,中医的诊断与治疗深受其影响。阴阳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阴阳互根、阴阳可分,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中复有阴阳,不断分之,以至无穷。阴与阳又相辅相成、相互制约,互动的结果取得了统一,达到了动态平衡。如此,人体才能维持生理状态,才不生病。作为一名中医师,外祖父对中华哲理有着深刻的认识与体会,并广泛地用于艺术之中。

乐三先生认为艺术相通、医艺相通、万物相通。他喜欢京剧,说道:“京剧中念唱时的抑扬顿挫就是一种阴阳平衡,变化和而和谐的旋律可以给人们带来愉悦之感;同理,画面中的阴阳变化平衡后达成的统一,也可以给人们带来艺术上的享受。”



篆刻《浙江美院》 诸乐三 1972年作

他还说:“书法与作画的艺术宗旨相同,一个字有不同写法,如何选择字形需要在整个字面中通盘考虑,需要阴阳平衡,使整个字面柔和统一。画也需要阴阳平衡,包括物体、画面、色彩等各方面的平衡。画画时,要注重气势,但在放的同时又要收,要达成平衡。画成之后,如何题款也很重要,需要放在画中整体考虑,达成字画之间的平衡。并且最终盖章时,章的大小、落章部位、朱白印章的选择,都要按画面统筹考虑。”

他指着一张画,让我体会,说道:“此画的重心不稳,有些向左侧倾斜,若在右下方盖上一章可以把画面扯向右下方,使画中阴阳趋于平衡,变得稳重,红色分量重,此时朱章更胜,更能稳住画面,整幅画应像个字,要稳。”

他还说,写字与画画都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虚实、变化万千才能表达出阴阳之美。篆刻也是一样,朱白镶嵌,就是虚实相交,需要平衡。一方图章刻好之后,有问题就要改,如何修改?除了考虑字体的形之外,还要考虑阴阳平衡,与治病如出一辙。

比如,图章的左侧朱色偏多时,在处理上需

要平衡朱白。此时就像治病,首先要判定实症还是虚症。一方图章左右可视为一对阴阳体,若因左侧字体线条太粗而至朱色偏多,则为实症,反若因右侧字体太细,使得左侧朱色相对偏多,则为虚症。处理实症要泻之(即阳亢要抑阳),要刻细字体或边栏来减轻朱色;处理虚症则补之(即滋阴),加粗右侧字体线条而增加朱色,使得左右阴阳平衡,以上两项均为治本。

时而,因不得已无法治本时,那则退而求之,以抑阳而减少左侧朱色,平衡左右阴阳,此乃治标也。治标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有缺陷,但能明显改善症状。

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人与环境是相关的,是互动的。一个好的、生动的作品不但自己内部要有互动,还必须与外界互动。即一个好的作品必须要能反映人对环境的感受(能通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来表达),反映出时代的潮流,这就是天人合一吧。

他的一番解说,瞬间使我一个艺术门外汉触摸到了欣赏艺术的脉搏,使我懂得医理、画理、字理和章法是相通的,都遵循着哲理的规律。

他告诫道:世上万物相通,因此学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至关重要。学习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要先继承,再推敲,然后取其精华化为己有。

至此,我明白了他让我先观摩印谱,专刻名字来学习篆刻的用意所在。我没有从艺,但从外祖父处得到的中华哲理的熏陶对我的学习与工作有着深远影响。我虽不懂艺术,但非常喜欢看外祖父的作品,因为从中能感受到静与动、收与放、虚与实之阴阳互动,相辅、相成、相克后所达成的动态平衡之美。他的作品没有磅礴豪放之气势,但有着刚柔相间而合成的神与力,内敛而含蓄。

这种阴阳交辉之美不仅存在于一个字和一朵花的单体之中,还存在于章面、题款、画诗、图面的复合体,乃至一幅作品的整体之中,存在于各个不同层次之中。

这种美是立体的、多维的,因此他的作品耐看,细细品味,回味无穷。

(作者为诸乐三先生的外孙,现为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



艺境



《湖堤群燕图》 诸乐三 1958年作 (本版图片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心香一瓣

鸟叫了很多天

王炜

木心有句话很美:云雀叫了一整天。我没听过云雀声,但仅字面,就很美,约同川端康成凌晨四点醒来,发觉海棠未眠。差不多一个月以来,小区里有只鸟儿,而且就一只,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开始鸣叫,一直叫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忽远忽近,忽南忽北,忽左忽右……我曾侧耳倾听,也曾刻意躲避——害怕会是某种催促和追讨。记不清哪个传说里听过,有些声音就是奔着你来的,像是一个使者,一种倒计时……为了不让它发现,离得很近时,我坐着一动都不敢动,眼观鼻鼻观心,惶恐不堪。

然而这个鸣叫声还是穿透进来,怎么也对不上云雀,不够轻盈,不是摇曳着身姿在林间跳跃,树叶下点缀着阳光斑点,婉转活泼亮丽流转。仿佛一大早,成群的人们在菜市场讨价还价,挑七拣八,七嘴八舌,比如麻雀,充满生机。更像是啄木鸟,清晰而笃定地在静谧的夜色中啄出坑坑洼洼,涟漪般漾开,一层又一层散开来,推到面前。有一种“夜阑风静毅纹平”的意境。

于是差不多这一整个月以来,我为晚睡找着了体面而庄严的理由,再也不是我上辈子可

能是个路灯这样的调侃和戏谑。写到这里,这个鸣叫声清晰而稳定地响了几下,仿佛认同。

某些时候,我很想找到精美语言去描述,但“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些个辞章已经写到太阳系边缘,反射回来的是绝望。让你觉得,跻身于诗家的星宿间,说不及言不尽的难过如同是宿命本身。

曾经有个诗人在一个湖边离群隐居,每天傍晚散步的时候,都会听到一种鸟叫,凄婉迷离。他不认识这种声音,不知道是什么鸟儿,直到有一天,有个朋友来看他,傍晚喝酒的时候又听见,朋友说你这里竟然还有杜鹃!——一瞬间他忽然体会到了古诗词里杜鹃的描写,那声音是真的在啼血。

旋即坐起,六点钟没到,阳光已经很好,天光明亮,去到窗前喝水,看着远处的青山也慢慢被晒得热了起来,掀开云被起床,然后岩石渐渐就嶙峋,草木也清晰起来,各自庄严而稳重地迎接。崭新而清澈的一天。

恰是三伏夏意浓

赵相君

每年七、八月,便进入三伏天。酷热的暑气升腾地表的温度,好似临界的一锅水,夏天的热是沸腾的。而在乡村,盛夏别有一番韵味,它有着最为饱满的热情,草木长得旺,瓜果结得欢,此时夏意正浓。

一年里头,七、八月的乡村是最值得期待的,它舍得使出浑身的法宝来留住你。清晨的村庄简单、素雅、恬静。浅浅的阳光里,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清风吹拂,新鲜的空气混着泥土的芬芳,不时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叫,让人舒适惬意。早起干完活的农家人赶着回家做早饭,远处炊烟袅袅,给沉静的村庄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

正午骄阳似火,小院没有一处影子,晒蔫的花叶,低垂着脑袋,院子里的梨树缀满拳头大小的果子,树丫因负重而沉沉下垂,勾住孩子们馋人的嘴巴。用井水冰镇过的西瓜,是属于夏天独有的味道,你看,翠绿的大肚皮,那水灵灵红彤彤的果肉在嘴里化开,凉丝丝的甜从指尖传来的时候,你才深刻地明白,甜,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大快朵颐。

傍晚,暑气消退,我们游荡在村庄之间,田里的玉米耐不住寂寞开始拔节抽穗,一排排整齐列队,像是家国的忠诚守护者。天边一抹霞

光像是泼洒的油彩,晚霞下转动的风车,旁边错落有致的村庄,一幅美丽乡村画卷悠然展开。凤仙花和我们是旧相识了,它是我童年最绚烂的一抹红,虽然她脾气不好,一碰果实就暴躁地弹出种子,但屋前开粉嫩小花的她也有温柔的一面。把她的花采下来加入明矾,包在指甲上,第二天看着染红的指甲,像被仙女施了魔法一样。眉豆藤爬满房墙,一簇簇紫色的小花,若有若无的香气像是对我温情的耳语。野外无偿风雨滋养的蜀葵,多了份自信洒脱,层层叠叠、深深浅浅的花朵把淳朴的小村庄装扮得一片明丽。

夜幕降临,我和朋友们拿着手电筒,穿过一片树林,分头行动,开始探寻之旅。我举着手电筒从一排排杨树根部向上扫去,没多久,在离树根不远的树干上,一眼看到一只知了紧紧贴在树干上,一动不动。我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朝着同伴大喊:“这有一只。”我走上前微微俯下身,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装水的瓶子里。

夜渐渐深了,月亮早早爬上屋顶,在一棵高大的榆树头上,宛如一张古老的唱片。半夜里,它会不会偷偷溜下来和村里的夏天相会?它会亲吻那些小花,尝尝那些晶莹的葡萄吧?我看到了一只小虫,趴在一朵紫薇花上玩了好久,我想,它该不会也贪恋上这个夏天了吧。

浮生偶记

填志愿

朱宜亮

我考学那会儿,报考没这么复杂,不仅看学校排名、专业排名,还得看历年录取分数,等等。当然了,我那只只是中专,不挂挂齿。说白了,考不上也不怕,我爸他把我大砖房早就准备好了。我和我哥,东西两头一人一间,中间一间住我父母。至于我姐嘛,可就没那个待遇了,不知道我姐心里难受不。反正要是我肯定不得劲,都是一个妈爸生的,女孩子大了,就给人家踢出去了,就是不说“踢”,离开这个二十几年的家,心里也难受。

我考中专,能选的就几个学校,大概十来一个。那天,我是怎么到城里的不记得了,大概是骑自行车。因为之前我骑自行车来过城里,给住单身宿舍的我哥送玉米、茄子、土豆、辣椒啥的,对了,还有鸡。我哥住铁路宿舍,他们用用电炒勺做饭,因为鸡太大,锅盖盖不上。他们怪能想招的,用洗脸盆,就是里面有几条红鲤鱼的瓷洗脸盆,往上面一扣,妥妥地严严实实。

到我大姨家是上午,他家在光复桥南,那时是农场办事处,一个挺大的院,大铁门进去很荒凉的,几间小平房,也是像我家的那种。我之所以找我大姨父,是因为在我们家老朱家,还有舅家老黄家,满打满算就一个贴边的城里人。我为啥说贴边呢?因为我大姨父虽然是农场的人,但住在城里,多多少少见过大世面。当然了,他还是农场的会计,会计是很崇高的职业,那时候让整个家族仰望。所以我无论如何也得找到他,让他帮我填报志愿。

可是,我就没来过他家,或许太小来过也忘了。我和大姨父在里屋圆桌上填报志愿,正巧一个女孩子(好像那时她已经结婚了)进来了。我怯怯地看着她。因为她和大姨父说话了,我冒昧叫了一句大姐,声音很小。她出去后,大姨父告诉我叫她二姐。我那时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叫错了人,怪不得她不搭理我呢?她没和我说话就出去了,只和我大姨说,我老姨家孩子来了,就再没有了话语。

填报志愿的原则,我大姨父说,看哪个学校招生多就去哪个学校,五个志愿我报了四个铁路,最后一个也是电力学校,完活。因为我哥最先考到铁路,那时住宿舍,觉得铁路是“铁饭碗”,吃皇粮的,也是坐轿高人一等,就这样一连气报了四个。

回到学校,把那个牛皮纸袋交给了老师,就这么简单,填报志愿就是十几分钟的事儿。那时候,考完试就报,分还没出来,真是“闯大运”。又没有标准答案可以比对,说好听一点,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

想来这一晃快三十年了,我大姨父十几年前就去世了,这份恩情一直在我心里,每年报考的日子都是我怀念他的日子。哪承想,这时间真是快呀,一晃就到了我给孩子填报志愿的日子了,哎,真是绞尽脑汁呀!

选专业

李良旭

儿子的高考分数下来了,达到了本科录取分数线,全家人非常高兴。可转眼又忧从心起,让儿子选个什么专业呢?选个好专业,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事关儿子今后毕业饭碗的问题。为此,我把所有的亲戚都召集来了,专门为儿子开了个“选专业”的家庭会议。

大姐首先发表意见。她以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让侄子报个法律专业最有前途。现在人们法律意识提高了,遇到问题和矛盾,动辄法庭上见。给人打官司,无论官司最后结果如何,只要自己的名声出去了,到时不愁钞票滚滚来!”

姐夫嚷嚷道:“我认为教师专业最吃香。孩子们不是常常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个职业多么令人神往,多么令人自豪!”姐夫的脸上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大嫂急忙说道:“我认为医生专业最好。”“我想是动物专业最好。”大哥在一边发表着看法。“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听说,养个宠物比养个小孩费用还大。网上说,南方某地20多名宠物专业的毕业生,被市场一抢而空,月薪高达10000多元,可见宠物专业最有前途。”……

“你们都在瞎说什么?你们说的那些专业选项都不行!”原来是德高望重的老爷子在一旁要发表意见了。大家赶紧停下说话,听老爷子的意见。

只见老爷子一脸庄重而严肃地说道:“你们说了那么多专业,我一直没在听、在想、在思考,我认为你们说的那些都不行。要我说,最好、最棒、最吃得开的还是——技工专业。”

老爷子话刚完,大家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老爷子接着说:“古人云: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广播上都说了,现在我们国家出现了‘技工荒’一个8级工就顶我们国家出了一个博士生,而且市场还难以寻觅。我看,就这样定了:技工专业。”

老爷子话说完,将手用力地往下一挥,一种利落、干脆、不容置疑的样子。

“哎,儿子哪去了?”我这才想起儿子来,大家赶紧四下张望着。墙角传来轻微的打鼾声,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儿子斜靠在沙发一角,已经睡着了。